

A I B U S H U O T O N G

晓 龄

爱不说痛



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不说痛

晓 龄

长江文艺出版社



ALU 1051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不说痛/晓 龄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4

ISBN 7-5354-2168-7

I. 爱…

II. 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840 号

责任编辑:田扬帆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耕 夫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12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SBN 7-5354-2168-7/I·1646 定价:12.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里有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躁动。

这里有冲破围城的情感呼啸。

这里有大都市知识女性的婉约涓涓。

这里有高原汉子的雄强剽悍。

这里有乡村少女的美丽善良。

这里有为政者的内心战争，他们在生活中往往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

时代悄然变化，新的阶层新的人向我们走来，他们是官员、学者、政客、艺术家、律师、巨商、作家、打工仔、打工妹……

欲望是众苦之渊源，良知是永恒的神秘微笑。

作品以艺术的柔指细捻都市人生，又以粗励的笔触渲染四面八方。

是一杯酒，酩得呛人。

是一阵风，挟满了躁热。

目 录

1. 奔驰 560 打乱了这个夜晚 1
2. 有没有奇迹 15
3. 最深处的冰层 31
4. 个人危机 43
5. 世上没有单纯的快乐 57
6. 他陷入了错觉 74
7. 爱情在外面 94
8. 胭脂谷 109
9. 远离亲人的人们 126
10. 我们玩一把两败俱伤 147
11. 不想服输 164
12. 你的未来是什么 180
13. 掉进同一个圈套 196
14. 抓住此时此刻 211

1. 奔驰 560 打乱了这个夜晚

奔驰 560 在南岳大学门口停了下来。

何雷忽然想倒车，把车停在对面国际饭店广场的停车场上。

他刚要行动，却见门里年轻的门卫在使劲挥手，示意他不用检查就可以直接入内。

他知道这全是奔驰 560 的特权。

不领别人的情算不上风度。他轻轻一使力。车身轻盈地向前射出。他留意到门卫做了个右转弯的手势。

面前是一块几千平米的大草坪，四周由花坛包围着。一左一右两条对称的大道一直伸向远处灯光闪烁的楼群。

奔驰 560 的优点是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它的奔驰。何雷看见两边的树丛刷刷地往后倒，心中升起优越感。

锁好车，何雷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他只知道侄女考上了南岳大学，却不知道她住哪儿，教室在哪儿。他今晚是来尽长辈的责任，给从山沟沟里来的侄女送钱。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有些后悔。刚才真该

问问门卫的，偏偏放不下架子。这下麻烦了。

何雷的白西服引来了不少目光。他有点不好意思。他白皮肤，高个子，酷爱白色与洁净。在很多场合，漆黑的奔驰 560 和穿白西服的主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让在场的人心中打了几个晃晃。不可想象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还敢穿富于挑战性的白色，那似乎是渥伦斯基那种什么也不缺的花花公子才爱好的颜色。

何雷到了一幢十七层大楼的门口，见里面亮如白昼。门前一块横匾：教学楼 A 楼。许多年轻人进进出出，有的夹着几本书，有的还提着书包拿着坐垫。

何雷觉得有点心跳，有点眼热。说实话，他如今已是华夏电力集团的董事长，手里有张函大文凭，却没正二八经进过大学的门。该念大学的时候，他还在当知青。这还是头一次进南大的门，所以摸不着头脑。虽然南大不敢跟清华比，也是全国一流的综合大学，他怎不忐忑？

不难想见，四十岁的何雷一向自我感觉良好，英俊潇洒，有地位，有实力。但今天跨的是名牌大学的门槛，他虽然已经在世面上历练不少年月，对知识分子和知识殿堂却始终有虔敬之心。

一走走廊，就看见西头的教室窗户上爬着不少人。这太新鲜了。这年头，干什么都不用排队了，这儿怎么例外？

他涌起了好奇心，朝那里走过去。

何雷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晚上的经历会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东西，并完全打乱了他下半生的生活。看来生活是无法预料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正在300公里外的一座著名水电站考察。按接待惯例，他夜晚呆在一家豪华夜总会的小包间里，陪他的是一位身材修长年仅十九岁的舞女。

这是他见惯不惊的场合。在各种业务应酬中，享受歌舞升平柔情蜜意是必须的内容。一个手中有权的男人必须学会在欢乐场中运行自如，这是现代人的生存本领，何况男人的天性本来就盼着如云美色全归自己一人所有呢。逢场作戏的时候还是有的，只是没到上床的地步。房间完全密封，约四平方米的小间，外带一个十来平米的小舞池，小茶几上放着一枝鲜玫瑰。粉红而昏暗的光线从屋顶一角打下来，舞池则几乎陷在黑暗中。几上一瓶深色葡萄酒，两只高脚杯亭亭玉立，酒液在杯身四分之一处，制造着深暗的诱惑，醉人的气氛。

女孩相当温柔而风情。浓妆，长而嫩的脖子十分年轻。直披的长发，小脸蛋，杏黄色无袖露胸紧腰长袍，魅力不可阻挡。她叫燕燕。燕燕显然已经经验十足，知道怎么依照男人的不同身份给予不同的照顾。对待何雷这样的人，直接投怀送抱是大失风光的。她深知这种人的口味。

燕燕试探地挨他坐着。他觉得不该对她太冷，就用手臂搂住她的玉肩。

她立即软靠在他身上，脸蛋搁在他胸前，头顶抵着他的下巴。

她做得恰到好处。不色，却好像很深情的样子。这太对何雷的胃口了。他做梦都想追回青春。她就是青春的化身，不可抗拒地召唤他。

他怎能拒绝？又怎忍拒绝？

当两个人在舞池里随泰坦尼克号主题音乐轻轻摇晃时，何雷感到了她的杨柳细腰蕴含的无限美妙的情趣。她的发香一阵阵袭向他，有些醉人。她的身躯有少女的韵味，却又掺入了风流少妇的魔力，两种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他没有理由不冲动。

她仿佛看透了他的心。随着音乐向高潮推进，她贴在他身上。一双长臂圈住了他的脖颈。他可以感觉到她身上每一个起伏的细节。她也一样感觉到了他。

她每天都在跟各种各样的男人打交道。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多。不少男人有权有势，长得却像垃圾，长得不错的却是穷光蛋。他不一般。他刚进来时她就注意到了他天生的鬈发和洁白的皮肤。皮肤特干净，头发显得特黑。他很讨女人喜欢。她喜欢他特别干净，干净的男人显得高不可攀。

他发现他没洒香水。从他身上散发出十分健康而洁净的男子气息，令人着迷。她贴得紧了些。过不了几分钟他就会提出带她出去，她盼着。

打碎燕燕满腔热望的是一个女人，燕燕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个人的存在。这个人不是何雷的妻子，而是他在南大那间可坐二百人的大教室里不经意看见的女人，跟他只有一面之交的陌生女人。在与燕

燕情浓渐醉之时，这个女人闯入了他的脑海。她立刻察觉到他坚硬的身体丧失了强硬感。这一刻来得猝不及防。她乖觉地将身体移开。何雷觉得大失面子。一切都完了。现在他脑子里只有那个讲台上的女人。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声音漂亮得惊人，小鸟一样动听。头发削得像男孩，表情如同婴儿，一身蓝牛仔装。何雷当时吃了一惊——那也叫女人?!

那天晚上何雷只能从窗外眺望她。随着窗上爬着的人不停的转动身体，他也不得不随时调整位置，以便能更好地看清她。

黑板上写着《变形记》三个字。字硬极了，像男人的笔迹。何雷就那么站着听完了那个女人的课。他弄清了几点：有个外国人叫卡夫卡，写了个小说叫《变形记》，写一个男人努力养家糊口，突然变成了甲虫，后来自己把自己饿死了。

那个女教师说，这个小说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表现了小人物的灾难感、渺小感、无奈感、尊严感。她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那四感。

这就是求知的感觉。你本来明白的，却等着别人来点破。或者你什么都不知道，要人给你指点江山。你腾云驾雾一般。你像禾苗遇到了雨露。你是谁?

此刻，在 300 公里外的陌生城市，在温柔美丽的
女孩似水柔情的浸泡中，何雷无限惊慌地发现那个女人扬起她那不屑一顾的目光，一直走进他的大

脑和心脏中央，他抗拒，却没有用。

他和舞女不能继续下去了。他的身体在抗拒她。这怎么可能？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上床，是因为他的意志命令他必须忠于文雅。她是无可挑剔的妻子，他爱她。但是今晚自己根本没想任何人，那个女人完全是不请自来的闯入者，她一出现，这边的欲望就熄灭了。

他想把面前的女孩变成那个女人，她如果就是她该多好啊。

要带子不？她体贴地。

你怀疑我硬不起来？他粗野地说，话一出口脸就红了，血莫名其妙地热起来。

她体贴地抚摩着他的脸颊和下巴，说：

先生，不要想太多啊，人生短暂，顾不了那么多的。

说罢，她走到电视前摆弄了几下。屏幕上出现了做爱的镜头。

何雷将手伸向酒瓶，抓住。仰起脖子猛吞。

她过来，想依偎他。他让开了。他的心猛跳，头相当晕。

买单时，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他有胃溃疡，好几年不敢拼酒了。今天是怎么了？为了谁，命都不顾？

驾驶员还泡在另一个小包间没出来。何雷有个原则，跑长途从不自己开车。他在大事上从不含糊。

他招了招手。一辆出租车停在脚边。

刚一坐稳他就拿出手机，拨了家里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文雅。她柔柔地：你怎么了？
他不顾一切地：快跟我说话。我想家。

人根本无法预料自己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遇上什么人、产生什么反应。中年时代的危机正在这里。这个时期的人已纳入固定轨道，一切在常规中运行。虽然他们暗暗盼着奇迹的发生，但真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他们会非常难受。这难受包括恐惧，惊慌失措，坐立不安，怀疑，矛盾，失落，甚至自嘲。

何雷这些天一直在自嘲中挣扎，挣扎得相当苦。难道我爱上她了？说我对女人有需要不假，提什么爱不爱？他不以为然，冷笑出声，嘴角不屑地朝一边撇去。但，那个只有一面之交的女人现在住在他的灵魂里，正在一点一点占领他。当他在董事会上突然想起她时，他简直吓呆了。他是个好领导，从不在工作地点想任何女人。这也是常规，却让她打破了。

他克制不了自己，他压不住好奇心。他越来越多地在办公室的写字台前想她。有一次他不知不觉地在纸上画了一个女人的头部速写。短得像男孩的头发，孩子气的大眼睛，嘴小巧，轮廓分明，要命地诱人。秘书婷婷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了它，就夹在重要文件中，塞在文件柜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个细节说明人对其他事物的兴趣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如果这个兴趣自然地发自深心，那就决不

是可以随意置放的事。它会自然生长，像胎儿，形成某种结果。这一切跟道德无关。

婷婷想了想，将它放进了碎纸机。

她不希望董事长在办公地点流露任何个人隐私的痕迹。

她想：董事长喜欢男孩似的女人呀？说不定他真的喜欢男孩呢，性变态。

何雷没有变态。他开始巧妙地打听她，甚至想跟踪她。南大对面的国际饭店下属华夏集团公司，那天何雷以总裁身份下去视察，站在顶层娱乐厅的巨大玻璃墙下，南大尽收眼底。她在干什么？她接吻有没有外国明星风格？约她游泳的话，会看见什么样的身材？她丈夫帅不帅？他们以什么姿势做爱？……他想入非非。何雷并非下流，摘下他的面具，首先是个正常的男人。当一个正常男人想象一个女人时，往往从身体开始辐射他的想象，这一点很真实，虽然难以接受。

何雷看见了十七层的教学楼 A 楼。那是她工作的地方。她站在讲台上太诱人了，就像在替天行道。我们可以从何雷的感觉判断出他对大学的渴望——大学、知识、性爱三者合一，化成了那个女人。他不可扼制地想征服她，这是对他青春遗憾的唯一补偿。现在看来何雷对那个大学里的女人产生激情是十分自然的事，虽然他还弄不清这激情的实质，却已经清楚地预感到这跟普通的身体诱惑或生理反应根本不是一回事。现在何雷渴望做这里的服

● 务员，可以从巨大的视野中搜寻她，发现她，监视她。一时，他对大学生活想象了许多，变得像初恋一样兴奋。

这样的状态难道还不足以令一个男人充分困惑，充分挣扎吗？

他的心猛跳起来。

奇怪的是，何雷发现目前的自己清醒得可怕。目标明确，没有无聊感，任何时候都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分每秒都宝贵，他对时光充满了眷恋。

可不可以说，他的生活真正变得有了意义？

如果真是这样，他的越轨的心灵是不是已经带给了他第二次青春？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她是他的救星？她唤醒了

他？
不管怎么样，何雷决不想放弃。决不甘心与她擦身而过。

何雷突然感到心虚。他的直觉告诉他，对那个女人，他的地位、相貌、名声可能一钱不值。那么，他凭什么去吸引她？

他困兽一样烦躁起来。他束手无策。他绝望。

他要她！只要她！

这些天何雷的心思乱糟糟的，时时感觉着煎熬。

首先他很少穿白西服了。白西服是他自我感觉良好的标志，现在他却觉得它有点轻佻。他穿上黑西服显得老成多了，更加道貌岸然。但这也使他丧



失了平素平易近人的风格，拉开了跟众人的距离。也许他还有些自卑，当他把自己跟她想到一块的时候。

其次，他开始忘事。对此深有体会的是婷婷。她现在并不直接服务于董事长，而是跟他的两位助理打交道。从前一切都井井有条。最近却乱了，好几次去问董事长对某事的态度，助理都说董事长没有提起。她不得不反复去催，搞得很累。

文雅发现何雷现在不喜欢出门了。他几乎推掉了所有的应酬，一个人泡在书房。文雅当然省心。如今有点本事的男人都在外边应酬，家里的女人对此有苦难言。文雅是组织部长的千斤，从小娇生惯养，干不出派人盯梢之类的下作勾当。而且，她自视出身不凡，从来都把面子看成首要大事。以前他几乎每天都到深夜才回家，她满腹的醋意焦虑，却没法说他一个不是。她知道他内心高傲，但男人毕竟是男人，他们有锐不可当的欲望。

现在他不出门了，正合了她的意。

居然有那么几回，何雷就睡在书房里。

头一回发生这事，文雅心里多少有点不安。何雷解释说看书太晚，怕吵了她。这时文雅已经感到了伤害。男人跟女人不一样，有时在男人看来什么都算不上的事，会被女人看得极其严重。文雅把一切埋在心里。

这以后往往会有一个疯狂的激情夜把文雅带到快乐顶峰。肉体融为一体的亲密使文雅深深感到被人需要，因此忘记了所有的不快。但身体的亲密不

●是每时每刻的东西，接下来她又陷入了漫长的寂寞。她已经开始发胖。发胖是危险信号，仿佛在提示青春已到尽头。中年时期的女人对她的生活越满意，潜在的危机感就越强，因为她怕守不住。文雅一般不与人交往，喜怒哀乐也尽量不挂在脸上，她看不起那些一天到晚为衣食喋喋不休的劳碌女人，跟她们来往会让她觉得大不自尊。

初中同学聚会时，她精心做了美容，坐了何雷的专车去。人到中年，说话没什么顾忌。女人们的话题永远是爱情。我发福了，没办法。行了吧！你一米六八的个子，显不出胖，哪像我们，皱成一堆皮子。文雅注意到在场的许多女人都不能看了。王丽丽，一代美人，上小学就跟男孩子交朋友，从头上的发夹到指头上的指甲油都有人送，现在却下了岗，靠晚上摆烧烤摊，一双手弄得树皮一样又老又粗。眉眉离了三次婚。圈子里都说她那方面有怪癖。韦灿的老公去深圳发展，听说混得不错，不见来接她们母子，韦灿称自己在守活寡。方怡的情况体面得多，老公在社科院的一个研究所提了副所长，紧接着派往西藏锻炼四年。传言说他回来就升所长，也有的说他还要升得高些。西藏的待遇相当高，他的电话也天天有。但四年啊，你不可能跟幻影生活，你有血有肉，你在应付每分每秒的变化，你不可能封存在冷库里。

比来比去，还是文雅不错。王丽丽说的，你呀命中注定有好日子过，谁贵谁贱，早就有数了。你不得不承认女人的贵贱取决于她嫁了什么样的老



公，像何雷那样样样占全的，只怕你守不住。

她现在每天晚上在家练健美。她可不想走到人前去让人小看了。文雅奇怪的是何雷在做爱时把灯灭了。这可是希奇事。他的习惯是开着灯亲热，开始她一点也不习惯，日久天长，她的性爱信号跟灯光连到了一起，灯一黑，她的感官都合上了盖子，整个人迷了路。别扭。不对劲。

公正地说，有的人并无越轨之念，却还是遭遇了感情麻烦。何雷在那个晚上去南大之前，根本没想再撞上一段感情。他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没精力试什么情感游戏。他对文雅没什么不满意的。她天生就为了过细腻的生活，她对他无限依赖，柔情似水。她每一天的着装都用心安排，从不含糊。他最受不了的唠叨、不修边幅、邋遢她一概没有。何雷起步之初只是基层电站的小工人一个，他的本事全是在实践中摸索滚打得来的，年年都评上标兵。他得到文雅也是天意，俩人在一个知青户一个饭勺搅了两年。文雅进省图书馆工作后不久，他也招到电站当了工人。他后来脱颖而出不能说跟文雅的家庭背景没关系，至少，他最后被推上董事长的宝座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有那么个岳父好给单位办事。男人天生喜欢发号施令，最受不了让人使唤。能助他成为人上人者，他何雷能不对人家感恩？

何雷想，认识了那个大学里的女人也许就好了，世上什么东西不是远香近臭，真正了解了，就那么回事。比起总部的佳丽们，她算什么。别的不